

蛇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贈白道者 一作詠史 第二首

十二李商隱詩歌導讀 滿瓊瑰 夜壺中若 天地

又向壺中傷別離

無題二首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 一作堂 西畔桂堂 牙無綵鳳雙飛

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 方曹射覆蠟燈

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斷 連

聞道閭門萼綠華昔年相望抵 一作尚 天涯豈知一夜秦樓


客偷看吳王苑內花

漢宮詞

安煥章 編著 廣 戶 陵 書 社

李商隐诗歌导读

安焕章 编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商隐诗歌导读 / 安焕章编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5. 4

ISBN 978-7-5554-0312-8

I. ①李… II. ①安… III. ①李商隐(812~约858) — 唐诗 — 诗歌欣赏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1503号

书 名 李商隐诗歌导读

编 著 安焕章

责任编辑 顾寅森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889毫米 × 1194毫米 1/32

字 数 390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312-8

定 价 42.00元



代前言：唐末世的镜子与良心

——论李商隐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隐的这两句诗，深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所激赏。的确，“永忆江湖”，怀淡泊名利之心；“欲回天地”，抱建功立业之志，早李商隐五六百年的左思就说过“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咏史八首》之一）。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隐居之愿与用世之心，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士子所独具的两重性的矛盾人格。力图超然，又何曾超然！人们所见者往往如此。终身不挂朝籍以幕僚终其一生的李商隐如此，曾身居宰执欲富国强兵而实施变法又终于失败的王安石亦是如此。历代的王安石们与李商隐们，他们的心恐也是往往相通的吧。

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论者说，“李商隐之通于杜甫，不仅得力于多方面的学习，更在其诗‘秾丽之中，实带沉郁’。跟杜甫一样，李商隐内心深处有一股郁结得很深的沉潜之气。发而为诗，在情思的沉郁上十分相似。由于内在充实、通体完整，两人都达到了‘浑’的境地。”此等议论固然深刻，然而李商隐和杜甫所共有的这“一股郁结得很深的沉潜之气”究为何物？就杜甫而言，离开他《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对唐王朝天下国家的忧患意识，离开他《北征》所表述出来的心系天下苍生深沉博大的胸怀，这所谓的“郁结得



很深的沉潜之气”就什么也不是了。所谓“郁结得很深的沉潜之气”，说到底，不过就是此等意识此等胸怀在诗歌创作上一种深刻蕴藉的艺术表现而已。

杜甫曾以反映安史之乱这一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节点前后的社会民生，而被后人称为“诗史”；同样李商隐亦以反映晚唐深刻的社会危机与民生疾苦，而成为我们认识晚唐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从而感知那一代正直之士的社会良心。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已进入唐王朝统治核心集团的郑注做了凤翔节度使，李训做了处于宰相地位的“同平章事”。这年十一月，李训等诈称天降甘露，文宗升含元殿，命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往观，谋乘机将其一网打尽。谁知幕后伏兵被仇等发现。仇等立即奔回，劫持唐文宗还宫，开始了向以唐文宗为合谋者的朝官集团的猖狂反扑。一时间，大臣王涯、王璠、贾餗、舒元與及李训等一千人皆被捕杀，郑注也在凤翔被监军张仲清砍了脑袋。就这样，十余家被灭族，前后也有数千人死于宦官的屠刀之下。这就是被当时人们称之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甘露之变”。“甘露之变”之起本欲除掉专权肆虐的宦官，但从那时起至唐灭亡，整个唐王朝政权却完全被操在宦官手中了，一个个皇帝无一例外地都成了宦官手中的玩偶。当时唐文宗就说自己的地位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这两个亡国之君，而受制于自己的家奴。面对如此惨烈的剧变，被人寄予厚望出为一方节使、人为朝廷重臣的令狐楚不但不敢触怒宦官，甚至还向其讨好；以写讽谕诗“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白居易也噤若寒蝉；那个当年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被称“有宰相之器”的刘禹锡竟也在其贺表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赞颂宦官滥杀无辜、致数千人血染长安的凶残之行。但是，大唐帝国终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连进



士也未中得的青年士子李商隐！

为甘露之变，李商隐一连写了四首诗：《有感二首》《重有感》和《曲江》。这几首诗都表现了诗人的义愤，都表现了诗人对宦官凶残之行的正义指斥。如《有感二首》其一，诗人不但斥责李训志大谋浅、狂躁误国以致造成了宦官终唐一代“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的结局，对唐文宗，诗人更对他的闾于知人、用人不当作了一些批评和讽刺。第二首则从唐文宗的闾弱为主，叹其临危而知悔，举大事而不知信用老成以信李训作无名之举。事前闾于知人，鲁莽从事，事后又忍气吞声，被宦官任意摆布，昏聩软弱，可愤亦复可怜！“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非易，此举太无名。”是这样的，诗人出自强烈的义愤，他在总结历史的教训。而对事变如此的悲惨结局，“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衔冤含恨而死的人怎能瞑目？悲愤的未死者又怎甘心忍气吞声？

清人何焯说：这两首诗“多用反语，然实伤之”，但难道不是因为其语言运用时的抑扬吞吐、亦讽亦恸，才显露出诗之沉郁顿挫而酷似老杜之风吗！

甘露之变二三个月后，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谦请王涯等罪名，对“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加以暴扬，并且表示“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李商隐《重有感》一诗专为刘从谦发，“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宦官的暴行使人也使鬼昼夜一片号哭之声，什么时候才能清除宦官专权的现象，收复被他们盘踞的宫闱，让大家抹去眼泪，化悲为喜呢？李商隐一腔悲愤，敢于挺身而出指斥宦官，若思及当时的背景，其无私无畏之胆识，着实令人钦敬。

《曲江》虽写的是曲江这个景区之兴废变化，然仍是为“甘露



之变”而发。诗人即小见大,从侧面暗示“甘露之变”之祸和唐王朝国运的轮替,说“空闻子夜鬼夜歌”,又说“老忧王室泣铜驼”,李商隐有如此敏感的神经,对进入末世的唐王朝,他已预感到它不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灭亡的命运。这个政权的春天是不会再有了,“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更多”。甘露之变这一具体事件之残酷屠戮与破坏,固已使人伤心,但比起由此而引起的“伤春”之情来,那就差之甚远,真的“意未多”了。

开成二年春,李商隐第五次参加进士试,高锴知贡举,令狐绹雅善高锴,奖誉甚力,他才得以擢进士第。也就在这年冬,因兴元节度使令狐楚病,李商隐驰赴汉中官舍。十二月,他即随楚丧从兴元北归长安。行次京城西郊时,以闻见所及与由此所感写成了一首长诗,这就是堪称李商隐诗歌高峰之作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这首诗,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作从唐贞观以来这二百年的历史来读。

这首诗借与村民的问答,写出了唐王朝二百年来治乱兴衰的历史变化,将理与乱的历史经验上升到深刻的“系人不系天”的哲学高度,并着重揭示唐中叶以来政局腐败、变乱丛生、财用枯竭、赋税繁苛、藩镇割据、宦官肆虐以及边患频仍等酿成的全面社会政治危机,而这一切的天灾也罢,人祸也罢,都将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推到了生计断绝的残酷境遇之中。“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其残破荒凉,不堪触目!“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这即是唐王朝大小统治者们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唐王朝封建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严重的民族矛盾,互相纠结,互为因果,终将酝酿成唐王朝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这个社会政治严重危机的总爆发已经为时不远,唐王朝一步一步走向无可挽回



的灭亡,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这首诗既有对唐王朝衰落的纵向追溯,亦有对各种社会危机的横向解剖,构成了唐王朝长达二百年来盛衰的历史画面,其视野的广阔、表现的真切,为杜甫《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与《北征》二诗创作之后至唐王朝最后灭亡这一百余年所仅见。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鲁戈挥日只是一个无丝毫现实性的神话,“黄昏”之“夕阳”终将沉没。“才自聪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历史的长河九曲十八弯,正是任何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性的表现,本无足怪。但生逢衰世的才人们往往是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欲挽颓世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们为达此而奋斗,而抗争,而百般挣扎,虽然时穷其节乃见,其不屈不挠的意志,其矢志不渝的精神定能彪炳于青史,但终挽回不了这最后悲剧的结果。这些令我们后人为之叹息为之扼腕的事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李商隐如此,被李商隐称作“平生风义兼师友”的刘蕡如此,甚至曾身居高位、为挽晚唐衰世做了不少事情、有“万古良相”美名的李德裕也只能是衰年而身窜崖州贬死,空教“八百孤寒齐下泪”而已。

史载: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大和二年,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敢谏者,刘蕡对策则极言宦官之祸。在万马齐瘖之时,人莫敢言而刘蕡言之,犹如平地炸雷,考官们为此吓坏了,他们不敢留刘蕡在朝籍之中,物论为此喧然不平。即使令狐楚在兴元、牛僧孺在襄阳这两镇任节度使,他们所敢做的,也只是表蕡幕府,让刘蕡来给自己做幕僚而已。刘蕡终被宦官们所嫉恨,诬以罪,远贬至柳州做司户去了。七年后,刘蕡自柳州被召。在洞庭湖畔,李商隐同其相遇,赠以诗、云:



“汉庭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如果皇帝急召贤臣，除才识卓越的先生您，那又有谁该“先入”呢？虽然明知“凤巢西隔九重门”，虑及时局艰危，但仍要“楚路高歌自欲翻”，不妥协，不气馁，迎难而上，正可见刘蕡当时的心态。

然而第二年秋天，却从贬所传来了一代才人刘蕡冤死的噩耗。为此，李商隐一连写了四首哭刘蕡的诗。在这几首诗里，他不但表达了自己对刘蕡“平生风义兼师友”的崇敬，并且表达了自己为刘蕡之死而引起的极大的悲恸。“江风吹雁急，山水带蝉曛。”江风在呜咽，大雁在悲鸣，山水犹含悲，秋蝉亦在暮色里悲号不已。“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忆及当年一篇切中政弊的对策，使得朝野士大夫无数人为之“回首”，对其被黜，“物论嚣然称屈”，然而“天高不为闻”。面对今日刘蕡冤贬而死，诗人简直是呼天抢地，悲恸欲绝了。尤可注意的是，诗人深恸之悲，超越了一己之私，站在了时代的高度，成了一个时代之大悲。他要使为刘蕡之死而不平而悲哀的“荆江会源”“湓浦九派”之水，“并将添恨泪”，一起将恨泪添上，化作一场暴雨，“一洒问乾坤”，要问一问大地和上天公道何在公理何存！李商隐自己的悲恸与怨恨竟是如此的强烈！这种怨恨的情绪早已将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打得粉碎了，也正将他的抗议与谴责强烈地指向了晚唐整个昏聩腐败的统治集团，并且这种怨恨的情绪在哭刘蕡的这几首诗里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表达：一曰“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再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三曰“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四曰“天高但抚膺”。这种屡屡地表达，诗人的悲恸是难以遏制的。在此同时，岂不也是表达了对高高在上、不下问冤的“深宫”的强烈愤慨与谴责吗？

李德裕，唐武宗会昌年间以裴度推荐入相，他在削弱藩镇、抵



御回纥、打击僧侣地主势力等军事政治方面多有建树，并以平泽潞刘稹功封卫国公，为有唐一代名相之一。而至唐宣宗大中元年冬，掌权的牛党出于一党之私，将其初贬为潮州司马。次年九月，再贬为崖州（今海南省崖县东南）司户。“至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十二月卒，时年六十三。”（《旧唐书·李德裕传》）。李商隐为李德裕被贬死一事深表不平。《李卫公》一诗如此，《旧将军》一诗如此，而《韩碑》这一长篇歌行更表现了他的一贯主张，那就是国家之治乱系于人而不系于天，其成败之关键在于宰相是否得人。因此，我们觉得这首诗也是在借端寄慨。会昌年间，武宗专任宰相李德裕讨平泽潞叛镇，同当年裴度受宪宗专任平定淮西事极为相似。李商隐推崇李德裕伐叛之功，在其《会昌一品集序》中誉德裕为“万古之良相”，称扬其“居第一功”。在《韩碑》这首诗中盛赞“圣君与圣相”，不满于推碑之举，恐也寓慨于德裕功高而受黜之事于其中吧！

“位卑未敢忘忧国”，李商隐一生奔走于达官幕府之间，官小职微，可以说他真是处于唐王朝统治集团的最下层了，但他同那些官高爵显的人、同那些庸官俗吏却大不一样，这就在于他没有醉意，他是醒着的。虽然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包围着他的全是醉生梦死的重浊，但他对天下国家却有着极为强烈而又清醒的忧患意识，使他在“座中醉客延醒客”之中，也会提醒那些醉客们“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即大唐与吐蕃、党项接壤地区仍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态势；也使他在面对险要闭塞的山川形势时，也会严正警告那些野心家们“井络天彭一掌中，漫夸天设剑为锋”，要他们以古为镜，“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

对天下对国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使他忘记了一己之私，使他长了见识，增了胆量，甚至“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封建教条也被他



抛在了—旁。对晚唐几代君主求神仙、好女色的奢靡生活给予了无情的嘲笑与讽刺,甚至对那位曾开创“开元全盛日”又导致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开启唐王朝衰世的唐先帝玄宗李隆基也不留—丝情面。如《马嵬》—诗,更是以“此生休”与“他生未卜”对比,以承平年代荒淫延安与奔亡道中荒旅宵柝对比,以今日六军同驻马同当年之七夕笑牵牛对比,以四纪为天子反不如民间夫妇白头相守对比,这些对比不禁使人陷入深沉的思考。唐玄宗晚年排抑忠臣,拔擢奸佞,荒懈朝政,自以为是,同时又荒淫骄奢,迷于女色,其安史之乱、马嵬之变的恶果,岂不是他自己早已种下的吗!这也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里蕴含着李商隐深沉的哲理思考,同时我们也感到了李商隐所特有的史家之笔的冷峻。至于对唐玄宗霸占儿媳寿王李瑁妃杨玉环的丑行,李商隐也作了毫不讳饰的揭露:“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官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偶翻《孝经》旧本,发现这位唐玄宗李隆基曾为《孝经》制序。原来他竟是如此教儿子孝顺自己的。

纵观李商隐的一生,他见过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所造成的广大农村经济的破产,见过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好女色、求神仙,见过宦官的肆虐,见过人主与臣僚谋诛宦官不成,朝臣反被屠戮,被灭族、致使数千无辜者死于非命的惨剧,见过藩镇割据、中央政权被削弱所造成的乱局,还见过因朋党之争而使良相功高终被贬死所引起的人们的伤痛。李商隐将这一切都—写入他的歌诗之中,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这些诗当作—个时代的忠实历史记录来读。这些诗也是—面镜子,举凡唐王朝“近黄昏”时封建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都可以从这面镜子里找到它的影像。而这些矛盾盘根错节,相互纠结,互为因果,却正在酝酿着—场重大的社会



危机啊！就在李商隐身后十几年，以王仙芝、黄巢为领袖的农民战争就爆发了，“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一场充满血腥的猛烈的暴风雨终于来了……

记得清人沈德潜说过“有第一等怀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字；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而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细读李商隐之诗，真可谓屈原以下，而列于李白、杜甫“数人”之中而毫无愧色！当他写《行次西郊》时，当他写《有感》《重有感》与《曲江》时，当他受令狐绹等牛党百般排挤，却硬要为李德裕之功鸣不平时，他是如此的不计个人的利害荣辱、升降沉浮，而尽以天下国家为念，这岂不是第一等怀抱吗？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之心，皆出于天下国家之公，而非出于一己之私。因之他的诗也正是唐代末世社会一切正直之士的良心！

二〇一四年五月廿五日



编著例言

一、本书一反常见的李商隐诗选本编年、未编年的编排体例，采取横的分类与纵的编年、未编年这种横纵结合的编排方法。将入选的李商隐诗分为五编，即身世抱负、忧时伤世、咏史怀古、情爱深深及写景咏物，或直称其为身世诗、政治诗、咏史诗、爱情诗、景物诗亦可。

二、本书所选李商隐篇什，以在各种李商隐诗选本中入选率最高者为标准，比如《唐诗大辞典》所认定的名篇，《唐诗鉴赏辞典》所鉴赏的李商隐的篇什以及见于断代的唐诗选本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或诗选本）入选的李商隐的篇什皆尽量选入。

三、关于李商隐诗的全注本，前人注本见于坊间者仅有冯浩一家，今人集注本见于坊间者也只有刘学锴、余恕诚及叶葱奇两家而已。而今人之选注本则有十数种之多，然其著者也不过刘学锴、余恕诚与聂石樵、王汝弼以及周振甫、黄世忠、陆永品、陈伯海等数家。本书则杂取诸家之说互补以成注；诸家多同，择其确据且简明者；诸说有异，则列诸说相较以明判是非。对其注中有误者，也不揣鄙陋，一一予驳正之。如《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对“箭道惊杨叶”一语对其所用典楚养由基善射，百步穿杨的出处，聂石樵、王汝弼二先生的《玉谿生诗醇》、陆永品先生的《李商隐诗选注》皆认为出自《战国策·楚策》，其实皆为误注。而事实是此典出自《战国策·西周策》之《苏厉谓周君》章。似此，尚



有数处。

四、对每首入选之诗,首是原诗,文字皆依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次是注释,解题、系年皆编入注释①中,再次是阅读提示。所谓“阅读提示”,实是一篇篇鉴赏文字。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文字大部皆有所本,也有非本一文而由数文补缀编辑而成者,也有皆不当意,笔者自己濡翰动手编写的。此是当年为上讲台编写教案的故伎,如今又重演之也。

五、本书注释新义无多,阅读提示也多是拾人牙慧,虽是述而不作之作,但从2008年始也耗费了四五年的精力与时间,自问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还是孜孜矻矻、认认真真的。不敢有奢求什么学术水平,只要中等学养的人们能因此对李商隐其人、其诗能有所了解,那笔者也就真的谢天谢地了。



目 录

代前言：唐末世的镜子与良心——论李商隐	1
编著例言	1

身世抱负编

安定城楼	1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	5
凉 思	7
寄令狐郎中	8
端 居	10
即 日	12
夜雨寄北	15
无 题(万里风波一叶舟)	17
听 鼓	19
九 日	20
骄儿诗	23
杜司勋	34
漫成五章	36
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	42
板桥晓别	56
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58
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	



因寄	61
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63
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皆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待坐俸 俦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寄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	64
二月二日	67
梓州罢吟寄同舍	70
重过圣女祠	73
正月崇让宅	76
风 雨	78
井泥四十韵	81
幽居冬暮	92
锦 瑟	95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99
忆匡一师	102

忧时伤世编

有感二首	104
重有感	111
曲 江	114
寿安公主出降	117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119
马 嵬(其二)	137
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	141
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	143
赠刘司户蕡	147
李卫公	149



韩 碑	151
哭刘蕡	162
哭刘司户二首	165
哭刘司户蕡	168
官 辞	171
井 络	173
杜工部蜀中离席	175
官 妓	178
龙 池	181

咏史怀古编

富平少侯	183
随师东	185
咏 史(历览前贤国与家)	188
汉宫词	191
北齐二首	193
茂 陵	196
瑶 池	198
贾 生	200
宋 玉	202
旧将军	205
楚 吟	207
梦 泽	209
过楚宫	211
潭 州	213
楚 宫	215